

• 成鑾係 •

十、問成年兔和幼兔每次應吃東西多少？
答：無論成年兔幼兔，食量有大小強弱，不
固定，大約在給飼後半小時，就可把食盤取出
，每餐如此，巡視各兔吃食狀況，所與飼料有
無殘遺，如遺棄過多，有食慾不健狀態者，應
注意調查有無疾病，加以適當之治療。

十一、問兔籠可以連在一起每格隔兩否？或可疊
來否？大小便是否讓牠在籠中自由更的，或只

九華呢絨公司職員周福興，偷竊其經理寫字台內現鈔四千八百元，一夜輸盡，遂又竊支票萬餘元，領得後，悉數送於南市賭窟，一夜豪華，聲名盡喪，如此行爲，真可謂糊塗極矣。

(伯勞)

最近，上海電影界裏，
舊片重映之風，盛極一時，
「空谷蘭」和「桃李劫」，
都是五六年前的舊片子，它在
當時影壇上，確曾佔有相當
地位，主演的和導演的，都
是第一流人物，現在也被搬
出重演，和觀眾們再度相見
，筆者爲了窮忙，這兩張片
子，都已在第二輪電影院開
映時方纔看到，看了以後，
正不知爲了什麼，覺得萬分
惆悵。

鏡頭上的「空谷蘭」，
還是五六年前前的「空谷蘭」
，「桃李劫」，也是還五六
年前前的「桃李劫」，然而座
上的觀眾，且已不是舊時的
觀眾，雖然舊時觀眾中的張
三，到現在還仍然叫做張三
，舊時的李四王五，現在也
仍然是李四王五，可是各人
面貌，已經換了樣子，各人
的年齡，也都被無情的歲月
增加了，張三的牙齒，已經

之妙，我看這兩張片子的時候，曾經流過許多眼淚，還並不是偽語，實在這片子太感人了，同是也和我的身世太相合了，它彷彿在描寫着我，它彷彿在針對着我。

我很同情各影院的舊片重演，似乎比較映些無聊的新片爲有價值，『漁光曲』『姊妹花』等，已經先後映過了，其他有價值的舊片子，一定很多。希望影片公司盡量挑選出來，重演一下。

把烟癮戒絕，反使烟癮更大，中毒更深，所謂戒毒，事實上却是幫助毒癮的擴張。商人的目的原在牟利，利之所在，蹈火赴湯，尚且幹得出手，說真方，買幾錢，居今之世，蓋其小焉者，以戒毒爲幌子，作販毒的勾當，本不足怪，所奇怪的是，當一般志切戒毒的人，被蒙在鼓裏而不知覺，因爲廣告上明明寫着『七天斷癮，廿天戒絕。一如胡不見效，廿

(齒)

本市新光藥房發售一種
戒煙藥品，名叫「蝴蝶草」
數月以來，在報章登載廣
告，其不足以及戒煙，惟同
樣可以過癮癮頭，且價錢便
宜，不妨一試，正所謂「飲
鴉片」。

(節)

懋自幼兒處在優美的環境裏，不知世上的陰險與虛偽，他是個有志的青年。在求學時代，他的思想，也並不受外界的引誘而同化，秉着純潔的心，以為什麼黑有不可以感化與改造，祇要人有永恆的毅力。當他畢業後，就着手改造社會為己任。要改造社會一必得以文化為先導，目的地就是公認為文化教育最發達的上海。當踏進繁華上海的第一天，黃包車夫給了他

期的視察和外界接觸，他祇覺得人們的面目猙獰，欺騙，虛偽，奢靡，浪漫，卑鄙，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志趣行動，隔膜得十萬八千里，知道個人的力，拉不轉這班苦衆生，把他抱着一顆熱烈的心，無中投入冰島着，消失了許多美妙的幻夢，他有點灰心，不敢再在庸碌的人羣中周旋了，另找他的光明之途。

▲上海影院職工會向院

方提出十七條條件消息，已有詳細報道，昨悉二三輪電影院已分頭與申曲越劇等班子在接洽中，預備於萬一職工怠工後，以作補救，蓋院方認為工會條件苛刻，如不大加修改，實難接受云。

與麒麟童接洽大上海一節亦屬誤傳云。



(陳理卿)

100

十、問成年兔和幼兔每次應吃東西

十一、問：兔籠可以連在一起，每格隔兩否？或可疊置便器，如便在兔籠中，污穢不堪，毛將污濁，應如何處置？
答：兔籠製作法有多種，糞盤上有用鉛絲網，糞便決不會污損兔毛了，欲知詳細，請參看養兔書。

十二、養兔書何處有出售？
答：上海南市肇嘉路西倉路西倉里九號弘道中學出版部陸增元君有養兔法講義贈閱，每冊兩元，可以函索。

十三、問：兔子飼料，應如何調濟？
答：如發現兔子排泄的糞粒，不像平時一樣堅硬時，那末飼以乾食，防患泄瀉，如發現兔子排泄的糞粒，堅硬而粒子細，那末多給些綠食，如青草白菜等，當心便閉。

十四、問：如何可使兔子增強食慾？
答：飼料中常加食鹽少許，或和以泡過之茶葉，可增進其食慾。

十五、試養之初，擬購幼兔，能否負責選擇良品，保證能作種兔者？
答：試養幼兔，不很容易，成年兔比較容易養。目下兔種複雜，非有經驗之人不易辨別優劣。所以初養者，萬不可貪便宜而購次貨。在上海有大兔場數處，如欲購辦，當擇擇介紹，通訊處上海靶子路五二七號。

十六、問：建築兔舍之方向如何？
答：兔舍朝南或東南最為合宜，要高爽，切忌潮濕。

人，亦可謂中國之拜倫，按曼殊之性情與才調，及其作品，均爲舉世所矚目，但其身世和血統，最後被人確定，然閱蘇曼殊事蹟，有柳亞子之蘇玄瑛傳，又有章太炎之曼殊遺畫弁言，柳傳極行確證，謂「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廣東香山縣人，父某，商於東瀛，因贅矣，生玄瑛，罕之返國」，據此，則曼殊之父親爲中國人，母親爲日本人，章弁亦謂「：父廣州產，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後又據柳亞子撰日本僧猗錫所謂潮音跋，始行考證曼殊之血統完全爲日本人，柳君乃重作蘇玄瑛新傳，考定爲「蘇玄瑛，字子穀，小字始郎，三名宗之助，其先祖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瀾。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梵唄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故曼殊之父母，均爲日本人，蘇某不過是其假父，故柳亞子之玄瑛傳，及章太炎之曼殊遺畫弁言，稍有失真，曼殊乃一代人才，惟其對於宗教社會觀念，不予破除。以致曼殊生前，於己之身世，終多掩飾也。故柳亞子謂其「遭逢身世，有難言之隱」，基此所謂，則曼殊之氣度，可以見矣。

但曼殊血統爲日本人，就文學而言，曼殊終乃中國之文學家，因其生長中國，所受教育又以中國教育爲主體，雖其兼通數國文字，而其著作，亦以中文爲主體也。

▲捉刀人病，東方未明暫停一天。